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湖南人的精神

毛邓朱彭黄王宋张熊林黎李李沈杨张欧谢黎齐蔡王胡陈杨	泽中铭德克任希伯锦泽从阳锦白船林天	东夏基怀诚震穷震龄渠熙达厚文沫庚子芳晖石伦山翼华度	刘李彭贺陈邓耿刘谭杨周周成琼倩资贺黄怀魏彭黄	少立佩镇延树谷光仿白华绿水玉	奇三云龙康华颿武闾达城召吾瑶杨筠汀玉素源麟兴	胡李罗谭杨谭章翦刘周龙程吕欧陶郭宋	耀维荣震士伯大应之骥阳嵩教	邦汉恒政勇林钊赞杰扬台之骥询澍焘仁	任陶左肖杨李杨文刘丁谢王谭周曾曾蒋	弼劲得富昌怀大冰人盾颐藩泽武	时铸权光志春济沙年玲莹美盾	蔡蔡粟许肖王徐吕黎周田金李左谭蔡	和光首特振立波汉山东宗嗣	森畅裕达克道立羽澍波汉山阳棠同饔
---------------------------	-------------------	---------------------------	------------------------	----------------	------------------------	-------------------	---------------	-------------------	-------------------	----------------	---------------	------------------	--------------	------------------



H E S P I R I T O F H U N A N E S E

健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南人的精神

毛邓朱彭黄王宋张熊林黎李李沈杨张欧谢黎齐蔡王胡陈杨	泽中谿德克任希伯锦泽从阳锦白船林天	东夏基怀诚震穷震龄渠熙达厚文沫庚子芳晖石伦山翼华度	刘李彭贺陈邓耿划谭杨周周成琼倩资贺黄怀魏彭黄	少立佩镇延树谷光仿白华绿永玉	奇三云龙庭华颢武闾达城召吾瑶杨筠汀玉素源麟兴	胡李罗谭杨谭章翦刘周龙程吕欧陶郭宋	耀维荣震士伯大应之驥询澍焘仁	邦汉桓政勇林创赞杰扬台周曾曾蒋	任陶左肖杨李杨文刘丁谢王谭周曾曾蒋	弼陶劲得富昌怀大玲莹冰人盾顾藩泽武	时铸权光志春济沙年周田金李左谭蔡	蔡蔡粟许肖王徐吕黎周田金李左谭蔡	和光首特振立波汉山阳棠同愕	森畅裕达克道立羽湖立波汉山阳棠同愕
---------------------------	-------------------	---------------------------	------------------------	----------------	------------------------	-------------------	----------------	-----------------	-------------------	-------------------	------------------	------------------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人的精神/刘健安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04-3590-8

I. 湖...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1326 号

责任编辑 曹宏举

责任校对 刘涵之

封面设计 草 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19.8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序

益 人

1998年夏，我与“新疆天山行”采访慰问团一群记者西上天山，慰问采访50年代参军戍边远离故土的八千湘女。在链接被时间与空间遥遥隔阻的乡情与亲情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真情。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超出湖湘文化的圈子来审视湖南人的精神。在各民族各省市人民聚居的西北，湖南人士的地域特色是如此鲜明而浓烈。“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从左宗棠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到陶峙岳新疆起义，彭德怀解放新疆，王震的部队屯垦戍边，八千湘女西上天山，成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光荣与责任，无可选择地与一个内陆省紧紧相连，无可推卸地扛在湖湘子弟的肩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这群后来者精神的震撼。建设兵团142团团长陈华递给我们一张名片，醒目的位置赫然凸现着“湘人”二字，让人久久不能淡忘。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我以为可用填写在三湘大地上的豪迈诗句作概括。那是屈原仰首问天的神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范仲淹把酒临湖的襟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谭嗣同的从容



湖南人的精神

赴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是杨度的隐忍绝决，“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那是毛泽东闲庭信步的伟岸，“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求索、奋斗、勇敢、牺牲，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以血色为旗帜，这便是湖南人异于寻常的精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人精神的土壤离不开山清水秀同时又山穷水恶的地理和历史的特定时空。那里有先民遗传的地域文化基因。远古的湖南仅是中原汉文化的边缘地带，舜帝南巡足迹与生命终结的“苍梧之野”即今湖南永州，苗族、瑶族、土家族等强悍、本色的少数民族，那时雄踞于现代湖南版图的大部，构建了最原始也最顽强的地方文化风习。那里又有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汉文明的南行扩张，特别是元宋明清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部与西部的重要过渡地区，湖南的战略区位之要与精神堡垒之坚，每每成为征服者或侵犯者的心腹大患，他们最终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元末、明末两次大屠杀使湖南几乎十室九空，便有了世所公认的移民现象与移民精神。抗日战争中，长沙可怜一炬，文夕大火三天三夜，生灵涂炭，不幸成为全国省会城市惟一的焦土。而南县的“厂窖惨案”又成为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最大牺牲，3万多人殒命于日寇合围的屠刀与枪炮之下。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十六场重大战役中，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六大战役发生在湖南。抗争之勇与牺牲之烈，无出其右。连杀戮成性的日寇竟也“望湘而惧”。故而大陆专门纪念抗日英烈的忠烈祠就建在境内的南岳衡山。而芷江又成为整个民族

胜利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受降地点。抗日战争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首的一批重要文化机构的迁入，自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每战必有失，而又必有得。

那里独特的地理地貌与气候气象条件，使人民历来生存十分艰难，“七山二水一分田”，使广大农民至今还得在酷热的炎夏浸泡在烫人的水田双抢(抢收、抢插)，这是北方旱地农业不可思议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的发达与消息报道开放后，全国受众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南方年年涨水，湖南年年遭灾。不管是三江还是三省，反正年年都有湖南人的份，故自然而然有了毛泽东的真切感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那里有一个灿若星河的人才群体。且不说学术界的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金岳霖、程千帆；文学界的沈从文、周扬、周立波、丁玲、朱湘、叶紫、白薇、张天翼、成仿吾、萧三、廖沫沙；美术界的齐白石、娄师白、黄永玉；戏剧界的田汉、欧阳予倩、欧阳山尊；音乐界的黎锦晖、贺绿汀、吕骥、谭盾，近些年来涌现出李谷一、宋祖英、张也、潘军、汤灿、甘萍，乐坛湘女又领风骚；中国古代第一个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第一代真正意义的现代外交家郭嵩焘、曾纪泽；单以军事政治人物而论，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曾何等激励了湖湘士子，谭嗣同变法的赴死决心，从“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嗣同始！”一句，足见湖南人的雄气与血性。而辛亥革命中影响最大、牺牲最烈的，从省份来看，莫过于湖湘志士，蹈海酬志的陈天华、姚宏业；

武昌首义总司令蒋翊武，宋教仁、蔡锷、黄兴……在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安葬着 29 位著名辛亥革命家。这是一座蔚为壮观的辛亥革命山，在全国又无出其右。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为首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更为这片英雄的土地增添了新的亮色。榜样的力量化为精神的源泉，滋养着新的湖湘儿女。

有人说湖南人会读书会种田会打仗，但不懂经济。朱镕基总理早已用他驾驭经济大局的才智与魄力做了回答。在最繁华的经济特区深圳，湖南人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人说湖南人单瘦小巧，缺乏气力。在第 27 届奥运会上，湖南人夺得 7 枚金牌，名列全国各省之冠。有人说湖南科技落后，不出成果。袁隆平先生不断突破由他自己创造的水稻高产记录，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成为世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而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机器人、磁悬浮列车等新名词新成果，都出自湖南的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长江上的特大桥梁，半数以上为湖南路桥铁军的杰作。当然以湖南卫视为标志的电视湘军，以湘版图书为载体的出版湘军和以《体坛周报》为新锐的报业湘军，更已直接被天南地北的受众所熟悉与推崇。来过湖南的人都说，湖南超出了他原有的想象，印象最深的有三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热情诚恳的湖南人民。

解析湖南人的精神渊源，有一件特殊的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介质不可忽视，那便是——辣椒。鲜红的颜色，是湖南人鲜明的本色；辛辣的味道，是湖南人火爆的性格。全国有 18 省人民食辣，但有的为糊辣，有的为酸辣，有的为麻辣，有的为咸辣，多因深度加工与反复烹制，使其辣



序

度锐减。独湘辣坦坦荡荡，无遮无碍，一往无前。湖南辣椒盟主与中心的地位，不仅为国人折服，也为外国人知晓。300年前，湖南人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默默无闻，就是这种南美传来原名番椒的植物，刺激与警醒了湖南人沉寂太久的精神与气概。毛泽东睿智地揭示了蕴含其中的真理：“不吃辣椒不革命”。

当然，这些说来说去，那都是过去的光荣。而今神州各地人民龙腾虎跃各显神通之际，肯定给了一向不信邪、不服输的湖南人深深的刺激与强烈的震撼。经济势力不强特别是排名的靠后当该卧薪尝胆，精神气质的异化尤其是有别于外人的血性的淡化，更让人寝食难安。奋起直追，正本清源，犹未为晚也！

刘健安君的著作，是关于湖湘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其资料的翔实，角度的新颖，论断的深刻，归纳的齐备与表达的通俗，尤其是充沛于字里行间的激情与理性，让读者不忍释卷，并使得外人以快捷方式深入湖南人精神的区域；又使得湘人反躬自问，在审视过去的同时着眼未来，的确是一件建功建德的好事。愿研究与弘扬湖湘文化有更多后继的作者与后续的版本，更愿有一代又一代新湖南人不负先贤无愧子孙续写我湖南的光荣。

2002年9月6日凌晨于京西

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

蔡 锷

夫湖南僻在中国之南方，政教学术，大抵取索于中原，而非己有矣；则湖南者，亦犹罗马之英、法，可谓能有新机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国也，同异之间，如是而已。今以萨摩喻湖南，夫抑不无影响耶？虽然，以人地壮广众盛论，综湖南全部可以敌日本，而其膏沃殷富且无论。然则萨摩何足况湖南？其士之伟博壮烈，又何足比湖南？吾甚羞湖南有兹誉，近于以孩提之智慧，矜奖成人之呆蠢而偶变者也。然则今或以湖南之一县，而代表其有萨人之风，殆犹之可也。不然，而其毋以为荣，且毋乃滋慙。虽然，名亦实不易副矣，今且无论湖南之一县，不足以配萨摩也，然吾即恐吾湘全部之人才，犹未足以妄冀萨摩人士。何则？彼日本既小邦，则日本变法，固应自有小萨摩，而小萨摩则竟足以变日本矣，是其实已至也。是故地虽小而成名大，所以为荣也。

今我中国既大邦，则中国变法，而欲比例日本也，因应自有大萨摩，而大萨摩至今五年未闻足以变中国矣，是其名不副也。是故地虽大而实无有，所以为慙也。且不特此也，彼欧美交通，中先于日，外患之迫，中同于日；而日本三藩之所为，则卅年以前之事也。且曰大小之殊形，



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

社会之异势乎，然其悖于物竞强权之理则多矣。今者亡羊补牢，解嘲聊慰，情见势绌，知者尚希。属值我国家兴学育士，淬厉图新，凡我国民，固当人人持爱国之诚热，以日相推挽摩擦，而有以应之也。

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武命自湘军，占中原之特色，江、罗、曾、胡、左、彭沾丐繁多。人人固乐从军走海上，以责偿其希冀矣。文想则自屈原、濂溪、船山、默深后，发达旁傍，羊角益上，驩驩驶入无垠之哲界矣。然而终觉所希之犹狹狹也。今某等留学此者，日念国危。茹辛含苦，已匪伊夕，触目随遇，无非震撼；局外旁瞩，情尤显白。彼中政府举措，社会情形，书报论说，空际动荡，风声鹤唳，动启感情。又湖南夙主保守，近稍开放，壮烈慷慨，凿险缁幽，故其学派又近泰西古时斯多噶。至于开新群彦，其进步之疾速，程度之高深，凡夫东西政法科学之经纬，名群溥通之谭奥，语言文字既通，沈潜探索有日，斐然可观，足饷友朋也。时难驱迫，两美合符。通西籍则日力维艰，求速便则惟有东译。及今以欧美为农工，以日本为商贩，吾辈主人取而用之，足敷近需。其后学界超轶，文治日新，方复自创以智人，庶俾东西而求我。当斯时也，其尚有以铁道电线为隐忧者耶？总之，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报国家而酬万民，御外族而结团体，天下无形之实用，固有大于斯者乎？此所以不避烦渎，为同胞罄陈也。

顷各省咸集巨款，开译局，殆此志也。知我湖南必不让焉。缘译事重大，或为全国教育章程、科学及理法、实业起见；或为沟通全省修学牖下志士起见；或为溥智兆民，弥消教祸起见；或为提红给费，资助寒素留学远游起见；

或为竞争商务，预防外人干预版权起见，目的繁多，悉根爱国，无他谬见也。尤复斟酌和平，力主渐进，顾全大局，维持同类。是数端者，窃愿我全省达宦长者、热血仁人，普鉴苦衷，提倡赞成，集成巨股，则他日三落武烈之猷，忠君爱国之实，未必不骈视推毂我湖南矣。

要之，以新国而能输受旧学、扩张新学者，同不兴；以新国而能浸隶旧学、绝弃新学者，罔不亡；以旧国而能扩张旧学、输受新学者，罔不兴；以旧国而能浸隶旧学，绝弃新学者，罔不亡。新旧兴亡之数，约略四端，可以尽也。爱国君子，其有意乎？湘中志士，其有意乎？南望风烟，心怛侧矣！邦人诸友，兄弟父母，尚何念哉！读《小雅》则知之矣。区区同舟，不尽多言。

论湖南的人才

蔡元培

我这一回到湖南来，第一，是因为杜威、罗素两先生，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哲学家，同时到湖南讲演，我很愿听一听。第二，是我对于湖南，有一种特别感想。我在路上，听一位湖南学者说：“湖南人才，在历史上比较的很寂寞，最早的是屈原；直到宋代，有个周濂溪；直到明季，有个王船山，真少得很。”我以为蕴蓄得愈久，发展得愈广。近几十年，已经是湖南人发展的时期了。可分三期观察：（一）是湘军时代：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及同时死战立功诸人。他们为满洲政府尽力，消灭太平天国，虽受革命党菲薄，然一时代人物，自有一时代眼光，不好过于责备。他们为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反对太平天国，也有片面的理由。而且清代经康熙、雍正以后，汉人信服满人几出至诚。直到湘军崛起，表示汉人能力，满人的信用才丧失了。这也是间接促成革命。（二）是维新时代：梁启超、陈宝箴、徐仁铸等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养成许多维新的人才。戊戌政变，被害的六君子中，以谭嗣同为最。他那思想的自由、眼光的远大，影响于后学不浅。（三）是革命时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是人人知道的。后来洪宪一



湖南人的精神

役，又有蔡锷等恢复共和。已往的人才，已经如此热闹，将来宁可限量？此次驱逐张敬尧以后，励行文治，且首先举行学术讲演会，表示凡事推本学术的宗旨，尤为难得。我很愿来看看。这是我所以来的缘故。已经来了，不能不勉强说几句话。我知道湖南人对于新文化运动，有极高的热度。但希望到会诸君想想，那一项是已经实行到什么程度？应该什么样的求进步？

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所以从卫生起点，我们衣食住的情况，较之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野蛮人，固然是进化了，但是我们的着衣吃饭，果然适合于生理么？偶然有病能不用乩方药签与五行生克等迷信，而利用医学药学的原理么？居室的光线空气，足用么？城市的水道及沟渠，已经整理么？道路虽然平坦，但行人常觉秽气扑鼻，可以不谋改革么？

卫生的设备，必需经费，我们不能不联想到经济上。中国是农业国，湖南又是产米最多的地方；俗语说“湖广熟，天下足”，可以证明。但闻湖南田每亩不过收谷三石，又并无副产。不特不能与欧美新农业比较，就是较之江浙间每亩得米三石，又可兼种蔬麦等，亦相差颇远。湖南富有矿产，有铁，有锡，有煤。工艺品如绣货、瓷器，亦皆有名。现在都还不大发达。因为交通不便，输出很不容易。考湖南面积比欧洲的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为大，彼等有三千以至七千启罗迈当的铁路，而湖南仅占有粤汉铁路的一段，尚未全筑。这不能不算是大缺陷。

经济的进化，不能不受政治的牵掣。湖南这几年，政治上苦痛，终算受足了。幸而归到本省人的手，大家高唱

自治，并且要从确定省宪法入手，这真是湖南人将来的生死关头。颇闻为制宪机关问题，各方面意见不同，此事或不免停顿。要是果有此事，真为可惜。还望大家为本省全体幸福计，彼此排除党见，协同进行，使省宪法得早日产出，自然别种政治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近年政治家的纠纷，全由于政客的不道德，所以不能不兼及道德问题。道德不是固定的，随时随地不能不有变迁，所以他的标准也要用归纳法求出来。湖南人性质沈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遇事能负责任。曾国藩说的“扎硬寨，打死仗”，确是湖南人的美德。但也有一部分的人似带点夸大。执拗的性质，是不可不注意的。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陈独秀

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底复活消息，不仅仅是一个复活的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开头的話

写这么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我的电影、电视创作和小说创作专业似乎毫不搭界的人文科学的书，熟悉我的朋友也许都没有料到。已经多年没有写东西了，当我说又要开笔时，朋友们满以为我不是写影视文学剧本，就一定是写长篇小说。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些年闯荡江湖，走南闯北，生活丰富，波澜起伏。尤其是我曾在沿海的经济特区当过区长助理，当过公关顾问，当过旅游公司老总，还参与过一些重大项目的顾问策划。无论是个人生活或事业探索，都曾有过大起大落，既在茫茫商海里神气地遨游过，也不留神掉进“海”里呛过水。尤其是过去那几年，我有机会不止一次到目前大陆人们尚不熟悉的香港、澳门花花世界，真正深入地考察过，也到过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见识过与中国国制、国情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有一次从美国途经台湾回香港时，恰遇台风，飞机还差一点落入海里，真是惊险至极……等等这些故事，也许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更有色彩，更引人入胜。实际上，也有多家出版社和影视公司找过我，约写这类题材的书籍或影视剧本，可是，我都暂时搁置了下来。

我之所以选择这种也许费力不讨好的话题，是一个极偶然的原因触发的念头。1994年年底的一天，当时仍在广



东珠海任职体验生活的我回湖南电视台的家中休假，在院子门口碰上很久没见面的老朋友覃晓光。得知这位年轻的湖南广播电影电视厅副厅长正在负责策划建设湖南广播电视发展中心的具體工作，需要搞规划，招商引资，而我前些年又正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关系，两人一说即合。在之后的对外接触中，我比较留意帮助湖南广播电影电视厅寻找这方面的投资合作伙伴。

可是，同外面的人谈湖南，很多“外佬”奇异地耸耸肩，不知“湖南”为何物。要知道，外国老板很精明，要他从荷包里掏出钱来可不容易。就是要打动他产生到湖南去走走看看的意向，也不容易。他们一般对不熟悉的地方、没有适当关系的地方，是从不问津的。记得80年代中期，我与当时尚未同中国建交的一位南韩文化商人商谈合作拍摄由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白娘子传奇》时，那位商人问我哪里人，我告诉他是湖南人。“湖南？”他不解地问，我比划了半天他还是不明白。我只好说湖南就是毛泽东的故乡，是当年韩战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的故乡。“噢——”他才恍然有所悟。后来合作没有成功，虽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我从他当时的表情猜测，估计他还恐怕湖南人太会带兵打仗了，到时他斗不过湖南人，还不如早早收兵。当时我也想过，倘若手中有一本外国人能看得懂的反映湖南美妙的风土人情的小册子该多好啊！更奇怪的是，我同一些湖南人说湖南，大概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尽管许多湖南人都可以谈谈湖南一些名人、名山、名水的故事，可是竟没有几个人能系统地、如数家珍地摆出湖南的种种有利于对外交流的有特色的东西来。到省图